

THE GREAT SEA

THE HUMAN HISTORY OF
THE MEDITERRANEAN

偉大的海

地中海世界人文史

大衛·阿布拉菲雅(DAVID ABULAFIA) 著 宋偉航譯

偉大的海

地中海世界人文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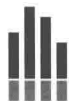


THE GREAT SEA

THE HUMAN HISTORY OF THE MEDITERRANEAN

大衛·阿布拉菲雅(DAVID ABULAFIA) 著

宋偉航 譯



AGORA

廣場

THE GREAT SEA

THE HUMAN HISTORY OF
THE MEDITERRANEAN

偉大的海 地中海世界人文史

作者 大衛·阿布拉菲雅 (David Abulafia)

譯者 宋偉航

責任編輯 沈昭明

社長 郭重興

發行人暨 曾大福

出版總監

出版 廣場出版

發行 遠足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權路108-2號9樓

電話 (02) 2218-1417

傳真 (02) 8667-1851

客服專線 0800-221-029

E-Mail service@bookrep.com.tw

網站 <http://www.bookrep.com.tw/newsinfo/index.asp>

法律顧問 華洋國際專利商標事務所 蘇文生律師

印刷 前進彩藝

一版一刷 2017年12月

二版一刷 2018年2月

定價 1,000元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缺頁或破損請寄回)

This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PENGUIN BOOKS LTD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偉大的海：地中海世界人文史 / 大衛·阿布拉菲雅(David Abulafia)作；
宋偉航譯。——一版。——新北市：廣場出版：遠足文化發行，2017.12
964面；15.6 X 23.6公分

譯自：THE GREAT SEA：The Human History of the Mediterranean
ISBN 978-986-95325-3-2 (精裝)

1.歷史 2.文明史 3.文化交流 4.地中海
726.01

106020431

目錄

譯音暨繫年體例說明

2

序 4

導論：一片大海，眾稱紛紜

10

第一部：第一代地中海世界 西元前三二〇〇〇年—西元前一〇〇〇年

25

第一章：孤立和隔絕 西元前三二〇〇〇—西元前三〇〇〇年

27

第二章：紅銅和青銅 西元前三〇〇〇年—西元前一五〇〇年

41

第三章：商人和豪傑 西元前一五〇〇年—西元前一二五〇年

59

第四章：海民和陸民 西元前一二五〇年—西元前一〇〇〇年

75

第二部：第二代地中海世界 西元前一〇〇〇年—西元六〇〇年 99

第一章：販賣紫色的行商 西元前一〇〇〇年—西元前七〇〇年

101

第二章：奧德修斯的後人 西元前八〇〇年—西元前五五〇年

125

第三章：提雷尼亞人稱霸 西元前八〇〇年—西元前四〇〇年

147

第四章：海絲佩莉迪花園 西元前一〇〇〇年—西元前四〇〇年

171

第五章：海上爭逐定霸權	西元前五五〇年—西元前四〇〇年	187
第六章：地中海角大燈塔	西元前三五〇年—西元前一〇〇年	209
第七章：迦太基非滅不可	西元前四〇〇年—西元前一四六年	231
第八章：古往今來一吾海	西元前一四六年—西元一五〇	263
第九章：信仰新興與舊有	西元元年—西元四五〇年	289
第十章：合久而後又再分	西元四〇〇年—西元六〇〇年	307

第三部：第三代地中海世界 西元六〇〇年—西元一三五

323

第一章：地中海的大水槽	西元六〇〇年—西元九〇〇年	325
第二章：跨越宗教的壁壘	西元九〇〇年—西元一〇五〇年	347
第三章：翻江搗海的巨變	西元一〇〇〇年—西元一一〇〇年	363
第四章：賺得皆上主所賜	西元一一〇〇年—西元一二〇〇年	383
第五章：飄洋渡海的營生	西元一一六〇年—西元一一八五年	405
第六章：帝國有衰也有興	西元一一三〇年—西元一二六〇年	423
第七章：商人傭兵傳教士	西元一二二〇年—西元一三〇〇年	443
第八章：閉門不納自為王	西元一二九一年—西元一三五〇年	469

第四部：第四代地中海世界 西元一三五〇年—西元一八三〇年

489

- 第一章：爭逐羅馬帝國的大統 西元一三五〇年—西元一四八〇年 491
第二章：地中海變出新的面貌 西元一三九一年—西元一五〇〇年 515
第三章：神聖聯盟與邪惡聯盟 西元一五〇〇年—西元一五五〇年 539
第四章：白色海的混亂爭奪戰 西元一五五〇年—西元一五七〇年 559
第五章：地中海闖入不速之客 西元一五七一年—西元一六五〇年 589
第六章：哀哀無告四下大流徙 西元一五六〇年—西元一七〇〇年 611
第七章：就為了激勵其他的人 西元一六五〇年—西元一七八〇年 633
第八章：俄羅斯人用上三稜鏡 西元一七六〇年—西元一八〇五年 655
第九章：管它戴伊貝伊或巴蕭 西元一八〇〇年—西元一八三〇年 679

第五部：第五代地中海世界 西元一八三〇年—西元二〇一〇年

701

- 第一章：東西相會永無期嗎 西元一八三〇年—西元一九〇〇年 703
第二章：希臘人或非希臘人 西元一八三〇年—西元一九二〇年 725
第三章：鄂圖曼下台一鞠躬 西元一九〇〇年—西元一九一八年 739
第四章：四城記事外再加半 西元一九〇〇年—西元一九五〇年 753

第五章：吾海又再揚聲八方

西元一九一八年—西元一九四五年

775

第六章：支離破碎的地中海

西元一九四五年—西元一九九〇年

791

第七章：地中海的最後一幕

西元一九五〇年—西元二〇一四年

809

跋：飄洋又渡海

826

延伸閱讀

835

註釋

V

圖片出處

I

偉大的海

地中海世界人文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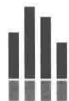


THE GREAT SEA

THE HUMAN HISTORY OF THE MEDITERRANEAN

大衛·阿布拉菲雅(DAVID ABULAFIA) 著

宋偉航 譯



AGORA

廣場

譯音暨繫年體例說明

這一本書涵蓋的時間這麼長，譯音的問題自然特別難纏；原則要從一而終也就窒礙難行。在此只能盡量做到確實又明瞭。古希臘名稱的拉丁文拼法，雖然有長久的歷史，有的卻荒唐離譜，所以我選擇不用，除非像埃斯奇勒斯（Aeschylus），改用另一種拼法不是專家會認不出來，那就另當別論。所以，希羅多德（Herodotus）我用 Herodotos，索福克里斯（Sophocles）我用 Sophokles，著名的拜占庭（Byzantine）科穆寧王朝（Comnenus）我也用 Komnenos，而不用 Comnenus。時間再往後推，這樣的作法就更麻煩了。古城帖薩羅尼迦（Thessalonika）到了鄂圖曼（Ottoman）帝國時代，變成了薩洛尼迦（Salonika），再到現代又變成了帖薩羅尼基（Thessaloniki）；至於埃彼達諾（Epidamnus）、杜爾拉勤（Dyrhachion）、杜爾拉瑾（Dyrachium）、杜拉佐（Durazzo）、杜拉斯（Durrës），指的全是阿爾巴尼亞（Albania）境內的同一處地方，只是名稱因時而異就是了，所以，我在書中也採取與時俱變的對策，依時代選用當時通用的名稱。希伯來、土耳其、阿拉伯的名稱，一樣有這樣的麻煩。克羅埃西亞（Croatia）和蒙地內哥羅（Montenegro）沿岸一帶，我自然以斯拉夫（Slav）名稱為重，因為斯拉夫名稱是現在通行的用法。所以，杜布羅尼克我在書裡用 Dubrovnik，而不用拉古薩（Ragusa）；不過，（由於找不到同樣好聽的名稱來指稱當地的人）當地人我就又叫他們作拉古薩人（Ragusans）。

另問題一樣是爭論不休，莫衷一是，也就是繫年到底要用基督紀元的BC和AD，還是現代版的BCE和CE，或者是乾脆（像李約瑟Joseph Needham提議的那樣）簡簡單單用個+和-來表示就好。由於後來的變

體指的意思和BC、AD根本就沒有差別，所以，改用後來的變體有什麼好處，這我就搞不懂了。至於有人要是看BC和AD不順眼（BC：Before Christ/基督誕生前/主前；AD：Anno Domini/主的年份/主後），那就不妨自行另作他解吧，把BC和AD看成別的意思，像是把BC想作是Backward chronology（落伍的年表），AD則是Accepted date（同意的日期），未嘗不可！

序

「地中海史」這幾個字擺在一起可以有多种意思。我這一本書寫的便是「地中海的歷史」，而不是「地中海周邊陸地上的歷史」，重點還特別放在穿梭於地中海面，住在臨海港口、島嶼的人群身上。我寫的主題，在地中海這一帶逐步整合成為單一的商業、文化甚至（在古羅馬帝國統治之下）政治區域的過程，各地整合的程度固然不會一致，整合的不同階段也會因為戰亂、因為瘟疫，而以潰散崩裂告終。我將這一過程劃分為五大階段。「第一代地中海區」，在西元前一二〇〇年左右瓦解，也就是特洛伊據稱陷落的時候。繼起的「第二代地中海區」，延續到西元五世紀前後告終。接下來的「第三代地中海區」，現形的步調很慢，最後因為黑死病（1347）大流行而風雨飄搖，岌岌可危。再來的「第四代地中海區」，就不得不面對大西洋愈來愈強勁的競爭，最後落入大西洋強權國家的宰制，終至於一八六九年蘇伊士運河開通之時結束。自此而後，「第五代地中海區」淪為通往印度洋的走廊，迄至二十世紀後半葉才意外又找到了新的定位。

「地中海區」（Mediterranean）一詞在我的用法，絕對只限於那片海洋、臨海的岸邊，外加海中的島嶼，特別是渡海起迄點的幾處重要港市，如此而已。這樣的用法，比起研究地中海歷史的偉大先驅，費南德·布勞岱爾（Fernand Braudel，1902-1985），涵蓋面要小很多；只是，有的時候還是免不了要擴展到地中海區以外的地方。不過，布勞岱爾筆下的「地中海區」，還有繼踵其後的諸多學者大多也是，指的除

了滿滿是水的那一大塊窪地之外，還會擴張到地中海沿岸沿線之外很遠的地方。而且，現今學界依然偏向於將栽種橄欖樹的農作區或是注入地中海的河流流域，作為勾畫「地中海區」的參照點。這樣也就表示這些流域當中的社會也一定要納入考慮——這些社會以定居為多、以傳統為重，所生產的糧食、原料是跨地中海商業的主力商品；而這時，可就連從來沒見過大海的旱鴨子也要在地中海區的歷史插上一腳了。內陸地區當然不可略而不論，畢竟有事都出在內陸，產品也是來自內陸或是行經內陸；但是，這一本書的重點還是放在腳踩過海水的人身上，最好是常常來往於海面的人，有直接參與跨文化貿易的，有從事宗教暨其他思想運動的，或者是涉足海上軍事衝突的，爭奪海路航權的主控權的等等。

這一本書的篇幅已經相當長了，卻還是有兩難的抉擇，終究必須有所取捨。而「或許」，「大概」，「可能」，「差不多」這樣的用語，使用的頻率也比實際該用的要少一點；尤其是寫古地中海區的時候，有許多地方確實都要加上這樣的修飾語才好，但也可能會害讀者如墜五里霧。帶動地中海區整體或是泰半的面貌改變的人、事、歷程，才是我寫作此書的重點，而不在為地中海區周邊寫一系列微歷史（micro-history），雖然後者可能還相當有趣。也因此，依我判斷在長遠的歷史發展當中算是重要的事，才會是我著墨的焦點所在，像是迦太基建城，杜布羅尼克崛起，巴巴里海盜（Barbary corsairs）的衝擊，蘇伊士運河開鑿，等等。宗教之間的交會碰撞也要空出篇幅才行，那自然就要花費不少工夫談穆斯林和基督徒的衝突。不過，猶太人一樣理當多多關注，因為猶太人在中古時代早期可是以商人之姿躍居歷史舞台的要角，等到了現代的早期，又再舊戲重演一次。寫到上古的古典時代（classical antiquity）時，每一世紀所佔的篇幅我大致平均分配，因為我可不想寫出來的書像金字塔一樣，前人古事匆匆帶過，只顧著火速衝刺，想要快快來到寫來比較得心應手的現代。不過，每一章標示的時代起迄點，用得極為寬鬆，有時，

同一時期在地中海區遙對的兩端所出的事，可能會在不同一章寫到。

我們現今所知的地中海區，是由古代的腓尼基人、希臘人、伊特魯里亞人，中古時代的熱那亞人、威尼斯人、加泰隆尼亞人，以及西元一八〇〇年前好幾世紀的荷蘭、英格蘭、俄羅斯海軍打造出來的。其實，有說法指西元一五〇〇年後，地中海區在大區域的世界事務和商業活動，重要性已經與日俱減，到了西元一八五〇年後，更是無可置疑。這話說的不是沒有道理。我在大部份的篇章都會選一、兩處地方作為焦點，選的都是我認為最適合用來說明大地中海區發展的地方，例如特洛伊、科林斯、亞歷山卓、薩洛尼迦等等。不過，重點始終都在這些地方貫穿地中海區的聯繫，可以的話，促成隔海互動的人群或是進行隔海互動的人群也需要談及。這樣的結果便是魚，還有漁人，我提到的次數會比一些讀者想的要少。魚，以在水面下過日子為多；漁夫呢，一般是從港口出海，撈捕魚獲（一般是會出海到離母港有一段距離的水域），再回到母港。他們一般不會以海的另一頭作為出海的目的地；可是，要到了海的那一頭才有機會接觸到別的人群和文化呢。至於漁人帶回家的魚獲，一般應該會再加工，像是鹽漬或是醬醃，甚至做成味道刺激的魚醬。所以，帶著這些產品到外地作買賣的行商，常常需要記上一筆；至於新鮮魚貨，想必常常就是討海人的主食了。只是，老實相告，相關的資料少之又少；所以，那就要等到二十世紀初年開始出現潛水艇大戰的時候，我才會把注意力從地中海水面上轉移到水面底下。

寫了這樣一本書，只願讀者捧書展讀的時候，興味盎然一如我提筆寫作，其樂無窮。我先是有幸獲邀寫作這樣一本書，之後備受多方賢達鼎力襄助、打氣，我欠下的人情債自然既深且鉅：有企鵝出版集團（Penguin Books）的 Stuart Proffitt，我在 A. M. Heath 的經紀人 Bill Hamilton，還有美國紐約牛津大學出版社（Oxford University Press）的主編 Peter Ginn 和 Tim Bent，對我也鼓勵有加。寫這樣一本書還有很特殊的樂

子，也就是有幸造訪或是再訪我在書中提到的幾處地方，而在地中海區內、外許多地方，盡享友朋作東招待的榮寵：像直布羅陀博物館的Clive和Geraldine Finlayson伉儷，對我熱忱相迎，一如既往，不僅容我再訪直布羅陀，還任我越過直布羅陀海峽到修達來了一次奇襲。Charles Dalli、Dominic Fenech，他們在馬爾他大學歷史系的同事，英國駐馬爾他大使閣下暨「英國文化協會」(British Council)的Mrs Archer和Ronnie Micallef，個個堪稱馬爾他好客的模範。馬爾他駐突尼西亞(Tunisia)大使閣下Vicki-Ann Cremona，也在突尼斯和馬赫迪耶展示他無與倫比的東道主本色。Mohamed Awad，好客之名果然絕不虛傳，帶我在他心愛的古城亞歷山卓大開眼界。Edhem Eldem帶我在伊斯坦堡還有亞歷山卓尋幽探祕，直闖意想不到的角落。杜布羅尼克「克羅埃西亞歷史學會」(Croatian Historical Institute)的Relja Seferović，在杜布羅尼克，在蒙特內哥羅的新赫塞格和科托，在波士尼亞和赫塞哥維納的特雷比涅等等地方，無不傾力相助。Eduard Mira不吝在瓦倫西亞現場和我分享他對中古時代瓦倫西亞的知識。Olivetta Schena邀我到卡格里亞利參加已故好友、也是著名地中海歷史學家Marco Tangheroni的追思會，我也因此有幸順道到古城諾拉一探該地究竟。再往外圍走遠一點，赫爾辛基大學歷史系和芬蘭外交部邀我為他們講解我對地中海歷史的看法，而我去的那城市有一道宏偉的堡壘常為人叫作「北方直布羅陀」(Gibraltar of the North) (譯註1)；Francesca Trivellaro不吝將她研究利佛諾的出色論文，在出版之前讓我搶先讀過。Roger Moorhouse為我指認出一批合用的插圖，這樣的插圖往往上天下地也未必找得到。Bela Cunha堪稱文字編輯的模範生。我太太Anna陪我走遍雅法，內夫德澤克、台拉維夫、突尼斯、馬赫迪耶，還有一大片塞浦路斯島，一同探

譯註1：「北方直布羅陀」(Gibraltar of the North)——歐洲有兩處古要塞都有這樣的美名，一是盧森堡(Luxembourg)的「盧森堡要塞」(Fortress of Luxembourg)，再來是芬蘭首都赫爾辛基的「芬蘭堡」(Suomenlinna)，而以盧森堡的名號比芬蘭響亮。

險。家裡原本就堆滿了中古時代地中海相關的書籍，這下子又因為要寫這一本書，古代和現代的地中海圖書往上堆了一重又一重，這些，在多虧Anna多方忍耐。我女兒Bianca和Rosa在我走訪地中海大小角落的旅途當中，始終是我開心的旅伴，還拿雜七雜八的材料像摩里斯科人（Moriscos）、〈巴塞隆納進程〉（Barcelona Process）來餵我。

對於劍橋、聖安德魯斯、杜倫、雪菲爾、瓦萊塔、法蘭克福等地聽我演講的聽眾，對我叫賣「地中海區歷史要怎麼寫」的回應，無不助我良多，萬分感激。我在劍橋的良師益友，有給我參考資料的，也有給我建議的，例如Colin和Jane Renfrew 伉儷、Paul Cartledge、John Patterson、Alex Mullen、Richard Duncan-Jones、William O'Reilly、Hubertus Jahn、David Reynolds，暨其他多人不及詳述。Roger Dawe甚至慷慨拿他譯的《奧德賽》（*Odyssey*）出色譯本和評注送我。Charles Stanton幫我讀過初稿，為我點出幾處錯誤，無庸贅言，書中若有錯，一切責任在我。Alyssa Badow和我有過長談，熱烈討論古代經濟，幫我釐清了不少想法。世上再也找不到學院有如劍橋、牛津，可以供人盡情和各式各類學科中人琢磨心中的想法。身在凱斯學院（Cais），有同儕相互切磋，還不僅是一批歷史學者而已呢，而是Paul Binski、John Casey、Ruth Scurr、Noël Sugimura、（才剛離開的）Colin Burrow 一流的學界菁英。我對大家的砥礪琢磨，感激無法言表。Victoria Bareman也看過我的文稿，在此一併要謝謝她的指教。Michalis Agathacleous當我的嚮導，陪我走遍塞浦路斯南部，對我的助益無以復加。The Classics Faculty Library還格外慷慨，我需要的他們不會不給。Mark Stratham 以及Gonville and Caius College Library的職員也是如此。在我蒐集資料的最後階段，竟然還因為火山爆發而困在義大利的那不勒斯（Naples）走不了——可不是維蘇威（Vesuvius）！承蒙Frederick II University 的Francesco Senatore還有他可愛的同事（Alessandra Perricoli、Teresa d'Urso、Alessandra Coen，另有多人

不及詳述)，熱心款待，甚至撥一間研究室供我使用，大家不時相聚暢談。火山灰散不久，拜 Katherine Fleming 之助，我有幸在「石園」(Villala Pietra) 內的一場聚會和大家討論這本書的主題，又得到諸多指點——「石園」是紐約大學 (New York University) 在佛羅倫斯的分部。後來，二〇一〇年六月，挪威的卑爾根為了慶祝霍爾堡獎 (Holberg Prize) 頒給 Natalie Zemon Davis，舉辦了一場學術研討會。經籌備單位殷勤相邀，在挪威我得以再將這本書的〈結語〉修得更整飭、周全。

這一本書獻給我的諸多先人，數百年來，他們穿梭地中海，往返兩岸：從卡斯提亞到聖地的采法特和提比利亞，士麥納則是中途站。之後，有我祖父，從提比利亞往西；之後，有我祖母隨行，從提比利亞返航。另也包括我的先人雅各·畢拉布 (Jacob Berab)，從卡斯提亞的馬奎達渡海抵達采法特。另外，一個個 (阿布拉菲雅) (Abulafia)、阿波拉菲奧 (Abolaffio)，一個個波拉菲 (Bolaffi)，或在利佛諾是或散居義大利各地。這一本書的書名，取自地中海的希伯來名稱，是猶太人望見地中海時口中誦念祈福的禱文：「讚美你，主啊，我們的上帝，世界的君王，創造了大海。」(Blessed are you, Lord our God, king of the Universe, who made the Great Sea)。

大衛·阿布拉菲雅 (David Abulafia)

二〇一〇年十一月十五日，寫於劍橋

一片大海，眾稱紛紜

地中海於英語、於羅曼語族（romance languages）的名稱，意思是「在大陸之間」。但在今天、在過去，這一片大海另有不少別的名稱。古羅馬人叫它「我們的海（our Sea）」，土耳其人叫它「白色海」（Akdeniz），猶太人叫它「大海」（Yam gadol），日耳曼人叫它「居中海」（Mittelmeer），還有古埃及人說的「大片綠」（Great Green）——但未必就指地中海。現代作家又再為它壯大聲勢，拈出各色的封號。例如「內海」（Inner Sea），「環繞之海」（Encircled Sea），「友善的海」（Friendly Sea），還是好幾支宗教的「虔誠之海」（Faithful Sea），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甚至有「傷心之海」（Bitter Sea）的說法。「敗壞的海」（Corrupting Sea），說的則是幾十支微生態系（micro-ecology）因為毗鄰的關係，彼此互通有無而致出現變化。「液體大陸」（Liquid Continent）說它真的很像大陸，有一定的幅員，有明確的邊界，環擁多支民族、文化、經濟體。所以，這樣的一片水域，一開始就要為它好好分疆劃界，就很重要了。「黑海」波濤拍打的海岸，盛產穀物、奴隸、毛皮、果類，早從古代開始便是輸入地中海區的物產；但是，黑海是地中海商人滲透進去的地方，黑海一帶的居民反倒未能在地中海區的政治、經濟、宗教變遷當中攪和一下——黑海一帶的人，聯繫走的是陸路，